

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杨达洲

1996年的国际形势是与当前的国际格局分不开的。对世界格局中的所谓“极”，笔者有不同看法。今天俄罗斯的实力已不能与当年同美国抗衡近半个世纪的苏联同日而语，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和日本五年来久久不能摆脱经济衰退，综合国力并没有很大提高，很难说它们已成长为“一极”；至于中国虽然五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国力提高较快，但从各方面衡量也不能算是“一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国际格局处于“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15年、20年，甚至30年。对此，笔者也不能苟同，既然是“过渡”，总有个终了吧。假设这个“过渡期”长达30年，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格局。

笔者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已经形成，其特点是“一超四强”事实上左右着当今世界。“一超”是指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就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而言，美国是唯一有资格保留其“一极”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虽遍布全球，但新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一家“包打天下”，尽管它时不时地要露出一副霸主相。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业已形成的其他“四强”的利益和立场。这“四强”是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对于一些国际问题，特别是地区问题的解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是不能无视的，它们

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在“一超四强”的新的多元格局下，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波黑内战的结束，中东和平时程的进展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的中心，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西西”诸矛盾中都是这样，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国际事态发展表明，美国与“四强”的矛盾增多，纠纷不断，关系日趋复杂化。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观察美欧、美日之间的经济纠纷、政治分歧和军事竞争时，切不可忘记它们毕竟是政治、经济制度相似、意识形态一致，又有条约相约束的盟国。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彼此的利益可能是相冲突的，从战略上讲，它们的利益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它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反对或者不愿看到照顾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出现。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如一代人——30年内），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目前这个“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态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走出理想主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阎学通

由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一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核心。美国一心想独霸世界，而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则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1996年大国间谁领导谁的斗争与前两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三个方面有较突出表现：

一是大国关系进一步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美国更加意识到，独霸世界的愿望难以实现，开始着手改善与中、俄、日、德四强的合作关系。日本更加明确，只靠经济实力要起世界政治大国作用是不可能的，在世界和地区政治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俄罗斯更加认清，政治制度的变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而与中国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德国更加体会到，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要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实行了欧洲重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德国走在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中国更加感到，实现民族崛起就难避免与霸权主义发生冲突，采取了斗而不破，斗争中求合作的政策。



11月18—25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华，同江泽民会晤。

二是“一超多强”不平等关系进一步改善。经过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准备接受中国是上升的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准备接受中国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本从原先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地位成为与美国合作的伙伴，在东亚安全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开始采取与美国不完全一致的立场，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进一步提高。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采取较前强硬的立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美、俄、德、日都说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是他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三是处理大国关系的政策从不适应冷战后的形势走向较为适应。美国调整了四面出击的政策，稳定与日本的关系，重视与德国关系，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准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降低了对美说“不”的调门，对华重新采取较理性的政策。俄罗斯放弃了靠外援来发展的幻想，加强与他国的经济合作关系。面对与日、美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德国将经济利益置于政治分歧之上，采取了比美日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面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不断发展的现实，中国在加强与大国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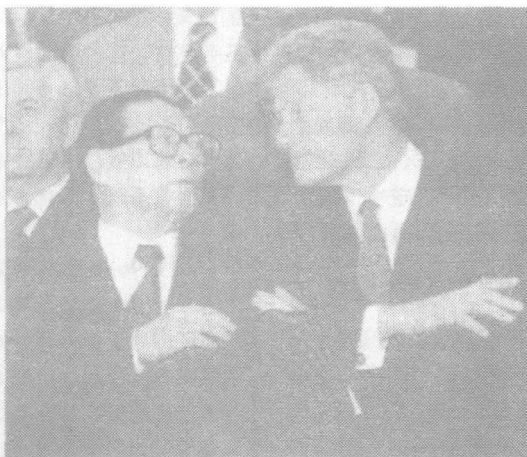
以上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中有明显的反映。一、双方都认识到中美政治分歧非一日之事，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解决。二、双方的策略更加明确。美国经过广泛辩论，两党对华政策重新趋于一致，明确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的涵义与内容。中国对美政策更加明确，即只有在美国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两国关系才能稳定发展。三、双方的观念进一步更新。美国开始认识到冷战思维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遏制政策是行不通的。中国认识到促使美国真正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只靠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是不行的。▲

利益重合与冲突 日益明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郭震远

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大国关系明显表现出真正冷战后时期的特点和基本框架。

1. 一超多强的大国实力对比模式将在较长时期内一直保持下去。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美国的实力将在较长时期内不仅将一直居各大国之首，而且



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晤。

将一直保持其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全面领先地位，以及运用这种全面优势保持并扩大其国际事务中主导地位的政治决心。其二，各大国实力相对均衡化的过程将持续进行，日本、欧洲、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俄罗斯实力也将有所恢复，他们与美国实力的差距将不断缩小，但在可预见的较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全面接近美国的水平。

2. 各大国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已基本明确，争取在 21 世纪优势的竞争已经开始。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各大国完全按照各自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的定位来明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突出了独立性。美国、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欧洲一直都有比较明确的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现在，一贯依附于美国的日本，以及前几年一度企图依附于西方的俄罗斯，也都明确地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其二，各大国所明确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不仅着眼当前，而且更是立足于争取各自在 21 世纪的优势，包括在全球，特别在亚太、中东、东欧及非洲等重要地区的优势。此外，争取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在重要的多边国际合作中主导地位等的竞争，都方兴未艾。

3. 大国之间利益重合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局面日益明显。现在的大国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或对抗或结盟的相对简单明确的关系复杂得多，彼此之间利益重合与冲突同时并存现象日益明显，特别在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尤为突出。1996 年美国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矛盾、摩擦都有明显表现，当然矛盾和摩擦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由于这些矛盾和摩擦，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破裂，而是在摩擦之后又有所恢复和改善。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这种复杂化局面的出现，是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大国利益日益独立的必然结果。